

全面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的原则有哪些

曾祥宾 许三飞

目标性——以国家的军事战略为统揽

军事战略是根据敌对双方的军事、科技、经济、地理、人力、物力等诸因素制定的战争谋划和方略,从宏观上规定着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因此,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必须在军事战略的指导下进行。只有强化军队组织形态的目标指向性,才能实现军事战略与军事力量的高度统一,确保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十分强调根据军事战略的变化调整优化军队组织形态,美军20世纪50年代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强调大打核战争,将陆军师由三团制改为五群制。60年代,又奉行“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陆军不仅要适应打核战争,而且要适应打常规战争,于是把陆军师由五群制改为三旅制。进入21世纪后,美军为适应“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重塑其全球力量布局,规模结构和作战编成。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为适应军队使命任务的新拓展,必须以新时代军事战略目标和任务为统揽,不断优化我军的组织结构和力量体系,加快推动我军组织形态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时代性——准确把握战争形态演变

军队的根本使命是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这决定了军队的组织形态必须适应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变革。随着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新军事革命不断深入,战争形态加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智能化战争形态初露端倪,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组织形态,以谋求军事竞争优势、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美军重新聚焦大国竞争,着眼跨地区、跨领域、跨职能作战需求,精简合并顶层领导指挥机构,强化整合参联会战略职权,正式组建太空军,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以无人作战、网络空间作战、太空作战等新兴作战力量建设为抓手,积极打造升级版的信息战体系。因此,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必须紧紧扭住战争形态和制胜机理的深刻变化,标定好军队组织形态的时代坐标,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切实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提高、释放的薄弱环节,健全各层级、各链路的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科学高效的建组运行机制和政策法规制度体系,优化力量结构和作战编成,加快发

阅读提示

●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军队高效履行使命任务的组织保证,对军队建设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是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根据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最新发展要求,对军队组织结构、运行方式、法规制度不断优化、调整、改革。●全面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新要求、新挑战、新机遇,聚焦备战打仗,瞄准世界一流,深刻把握战争形态变革、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规律,充分汲取古今中外先进军队组织形态之长,勇探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化组织形态。

展新质精锐作战力量,努力建设能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

政治性——与国家政治制度相适应

军队产生服务于国家政治需要,军队组织形态要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也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决定和制约着军队权力配置和运行方式。美国为实现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军队的有效掌控,实行分权制衡、文官治军制度,由文官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副部长和军种部长等军队最高行政领导,而参联会主席、军种参谋长等美军最高层军官只被赋予参谋建议权,没有指挥决策权,被排除在领导指挥链之外。法国大革命后,新兴资产阶级依据新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经济关系,废除了封建军事制度,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新的军事制度,建立了新型资产阶级军队。我军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组织形态越现代化越要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越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巩固好、完善好、发展好,着眼组织形态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不断健全党领导军队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全面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优化各级党组织设置,改进领导方式,确保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引领性——突出理论和科技创新引领

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是推动军队组织形态发展变革的重要指导、引领力量。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已成为核心战斗力。谁能够用先进军事理论指引新军事技术与军队组织形态创新结合,催生新质作战力量,谁就能在战场上呈现“范式转移”,颠覆竞争争

游戏规则,从而占据主动、赢得先机。当今世界军事智能化建设正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争夺的制高点。美俄等国军队都在着手组建能够进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智能化作战部队,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并加以改进。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理论创新对军事实践的先导作用,对军事发展的可能趋势和前景进行科学分析,聚焦深层次矛盾问题,深入开展军队组织形态建设研究,加快建立有利于战略性、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快速发展,有利于先进武器装备发挥最大作战效能,有利于新锐作战力量形成新作战方式的组织形态,加快培育新质战斗力增长点,努力把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两个引擎发动起来,持续推动军队组织形态科学发展。

体系性——注重系统筹划体系建设

军队组织形态是一个各组成部分有机衔接、互相协调、关联耦合的有机整体。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不仅包括军队组织体制、规模结构、力量编成等实体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军队运行机制、工作流程、制度安排等软件方面的现代化,层次高、牵涉面广、关系复杂,是一个开放式复杂巨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搞好整体筹划、依法推进实施。坚持把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领域改革作为有机整体,深刻把握各领域改革的内在关联性,创新运用现代组织管理原理,科学调整各领域组织结构、职能任务和机构设置,理顺领导管理、作战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关系,构建精干高效的运行体系。坚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深入研究论证,科学设计方法步骤,以体系建设带动力量结构、运行机制、政策制度调整,成熟一项推广一项,对组织形态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评估和动态调整,力求注重实效、积极稳妥。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推动、规范作用,把军队组织形态建设的制度机制固化下来,完善与体制机制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加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陈永华

不断强化作战保障能力建设

谈兵论道

●从战略层面将保障要素融入作战体系一体谋划、与作战准备一体推进、与战役战法一体运筹。

在联合作战、体系作战背景形势下,作战保障要素作为作战体系“网”通“脉”供“血”和强“耳目”,其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当前,加快提高作战保障能力,需要打破常规,尽快适应部队“作战力量智能化小型化一体化、保障力量精确化专业化复合化”的迫切要求,创新思维理念,加强体系建设,搞好实战化训练,创新制度设计,全面提升作战保障部队“迅即反应、精准保障、有效支撑”的核心军事能力。

以先进理念引领能力建设。先进的理念源于思维观念深处的变革,是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工作创新的先导。军队转型重塑,不仅意味着能力突围,更需要能力“突围”:即打破旧有思维格局、观念藩篱、力量边界,向新的维度迈

进。着眼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要求,注重从源头上清理与战斗力建设不相符的陈规陋习,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衡量提升保障能力的核心标尺,走出“保障是配角、欠账慢慢还”的认识误区,牢固树立“主战保障一体推进、平战一体加快提升能力”的理念;走出“各自为战、闭门循环能提高”的认识误区,牢固树立“体系推进、融合发展、全面提高”的理念,从战略层面将保障要素融入作战体系一体谋划、与作战准备一体推进、与战役战法一体运筹。

以规划计划主导能力建设。科学的规划计划,是确定目标任务、制定政策制度、确定行动举措的基本前提。现代战争体系对抗更加突出,作战保障作为“侦控抗打”作战体系关键链条中的链条,与作战行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推动,越来越具有一体发展趋势,呈现出与传统作战保障迥异的时代内涵。当前,应围绕保障能力“全面、快速、精准、高效、保鲜”建设要求,科学评估能力建设现状,着眼未来部队武器装备发展需要,找出影响制约能力提升的突出矛盾问题,理出当前急需、

转型所需、常态交替需要,搞清症结原因,研究制定加强作战保障能力建设的规划,促进保障体制由分级保障、“外挂式”保障向主保一体、“嵌入式”保障转变,保障领域由陆海为主向全域转变,保障实施由侧重战时向平战一体转变,保障资源、保障力量由以军队为主向军地融合转变。

以实战化训练促进能力建设。对照战斗力这把“铁尺子”,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训什么”的思路,强化在“真打实备”中提高保障能力。紧紧围绕作战需求,构建起核心能力、官兵素质、常态训练和战备值班等能力标准,坚持“以实效为主题,以实战为标准”的思想,着眼军事斗争准备需要、武器装备更新发展态势、未来可能作战对象的特点,从实战需要出发设计实战化训练背景,强化“能力排序、比武对抗、院校部队联合训”的对抗式训练,强化“专业间融合、前后台一体、上下一体”的集成融合式训练,强化“实编训、实案训、实际流程训”的主保一体联合式训练,强化“岗位自训、任务催训、科研助训”的灵活式训练,真正在近似实战的训练中,着力提高作战

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真正激发释放新组织形态的优势活力。

兼容性——坚持兼容并蓄发展思路

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只有广泛吸纳人类组织制度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才能不断完善优化达到世界一流。信息化时代军队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开放性、创新性更强,如果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如果关起门来搞建设、离开与对手的动态比较,就必然落后于时代潮流,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先进和一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既要积极学习借鉴,又要保持理论清醒;既要“睁眼看世界”,又会“静眼看世界”,在适应“世界型”中走好“中国式”。要坚持中国特色、保持我军传统,始终保持我军的政治本色,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丰厚沃土,始终立足于自身的国情军情,创新符合我军建设需要的体制编制、力量结构和运行方式。要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军事强国对军队组织形态一切有益的探索成果,准确把握世界军队组织形态发展趋势,充分借鉴经验教训,发挥后发优势,结合我军实际和特点创造性加以运用,真正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组织形态。

实践性——在军事实践中接受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党和人民赋予人民军队“四个战略支撑”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我军正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延伸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由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延伸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由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延伸到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有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瞄准多样化军事任务,才能使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的“聚焦点”和“着力点”更加准确,才能牵引我军的组织形态现代化产生质的飞跃。全面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是要以新时代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为基点,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回路;就是要看在新组织形态中是否有利于促进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是否有利于促进各种有利于战斗力因素的竞争迸发,是否有利于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的有效履行,让组织形态现代化植根实践沃土、接受实践检验,实现良性互动。特别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在研究解决组织形态现代化突出问题上下功夫、求突破、见成效。

群策集

●与传统领域相比,海洋、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蕴含着丰富的产业、技术和资源,蕴藏着影响国家安全乃至改变战争规则的巨大能量。将国防动员向新兴领域拓展,已成为夺取军事斗争和战略竞争主动权的必然之举。

人类的活动空间和所关注的领域,一直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展。每一个新兴领域的发现和利用,往往带来生产方式的激烈变革和社会巨大进步。与此同时,这些新兴领域也成为国家安全新变量。特别是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集中涌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正在对国防和军事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新兴领域通常指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六大领域。这些领域具有很强的军民通用性,往往与新质作战能力密切相关。即使是一些暂时不能直接用于国防和军事的新技术、新产品,只要未来在军事领域有运用前景,也可以经过培育转化为军用。

面对新兴领域这片资源“蓝海”,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国防动员实践的创新步伐,推动新兴领域在军事上的转化应用,以谋求最大战略主动权。积极创造新兴领域军事潜力的转化机制。新兴领域军事潜力的释放,离不开灵活多样的转化机制。近年来军事强国结合自身国情,在新兴领域创设了形式多样的军事潜力转化机制,开辟了各具特色的潜力释放通道。如,俄罗斯早在2013年就通过成立先期研究基金会,把军方需求融入国家基础性、颠覆性研究项目规划中进行统筹协调,并建立前沿科技储备,为开展武器装备创新研究提供系统支撑。近年俄罗斯还筹建了大型军事创新科技园,联合军地力量共同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纳米技术和材料、生物工程和生物传感技术等前瞻性研究。善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随着民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普遍注重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国防科技创新。比如,美国推出了著名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小企业参与国防研发范围不断拓展,基本涵盖了国防部所有重点技术领域。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在新兴领域建立小型创新企业技术能力信息库,以便于军方和军工企业迅速找到合作技术或企业。英国发布的(2018~2030年国防部多样性和包容性战略),全面加强了英国军民两个体系的跨部门合作,使国防部能够更好地利用整个市场的技术及资源。重视吸纳新兴领域的人才和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防资源,对高新人才和智力资源的吸纳能力,是世界各国新兴领域国防动员竞争的制高点。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搜罗各类高新技术人才,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尖端学者和科技奇才。该局目前拥有的大约100名项目官员,全部来自学术界或产业界,既

陈立新

向新兴领域要国防动员力

不是军人,也不是公务员,并且拥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2015年,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也重启了“疯狂科学家倡议”,旨在建立各技术领域专家与国防部的有效联系,帮助美军思考未来作战,构想未来作战形态。近年来,美军依托该倡议连年举办“机器人、人工智能与自主性”“构想2030~2050多域战”等各种主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形式,吸引各界专家围绕军事主题自由思考,不拘一格网罗天下的“奇思妙想”。倾力吸纳新兴领域人才和智力资源的做法,为美军赢得了巨大的人才和智力优势。

显然,通过国防动员对新兴领域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运用,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加强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就是要通过对新兴领域各种产业、技术和资源的统筹利用,为未来新型作战力量体系以及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提供支撑保障。与传统领域国防动员相比,一方面,新兴领域国防动员涉及行业和企业多,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工作的宏观统筹和战略协作要求很高,往往需要同步考虑科技、工信、能源、卫生、太空、海洋等多行业多部门因素;另一方面,新兴领域国防动员的高技术特质更明显,动员的客体更多集中于前沿核心技术、高技术产品以及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源大多分布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科研兴趣团队和个人等社会领域。将国防动员向新兴领域拓展,已成为夺取军事斗争和战略竞争主动权的必然之举。

(作者单位:上海警备区)

让跨界助力跨越

刘媛媛

挑灯看剑

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领域内真正的突破,很多时候来自于这个领域之外,也就是说,运用跨界思维、跨界研究,往往能实现本领域理论或技术意想不到的突破。军事理论创新本质上是对军队作战与建设理论的探究与创造,要想突破军事理论创新“自我循环、自我设计”窠臼,实现军事理论的跨越式发展,跨界研究不失为一条途径。

善于借鉴跨学科理论创新军事理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每门学科或理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作用。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于军事理论研究创新,往往能突破“瓶颈”,另辟蹊径。纵观近现代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创新,大都以深厚的跨学科知识为依托、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例如,著名的“海权论”,是马汉基于对国际关系史和地理学的深入研究而创新提出的;数学家艾伦·图灵、冯·诺伊曼跨界军事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军事计算方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军队建设“系统集成”理论,是深度融合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而提出;“矩阵管理”理论更是运用了数学之精髓。因此,创新军事理论,须突破思维

定式,突破自身领域的局限,先“触类”,多逛“他山”,向相似、相近甚至相反的领域学科理论“借智”,兼收并蓄多学科理论,再“旁通”,通过借鉴、迁移、举一反三至军事领域,往往能“茅塞顿开”“柳暗花明”,实现军事领域理论的突破性、颠覆性创新。

重视组织跨专业团队创新军事理论。有资料表明,近3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因协作而获奖所占的比例从该奖初设时期的41%上升至85%,可见协作是理论创新的主要形式。因此,军事理论创新应积极倡导协作理念,但这种协作不仅仅是军事领域专业人才的协作,而是跨学科专业领域研究人员的协作。即使就军事领域人才而言,也需要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积淀,既懂军事指挥又懂军事技术,既精通理论又有部队实践。更重要的是,团队的组成需大量吸纳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业人才,深入开展跨领域合作协作。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界限越发模糊,军事理论创新尤其应善于吸收前沿学科、高新技术研究人才。因为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研究人员,可从其他学科角度“横看”“侧看”,寻找军事理论创新的新议题,提出多角度、多视野、多领域性的解决方案,通过“碰撞”释放形成新的军事理论生长点,带来军事理论创新意想不到的激荡和变革,从而开创出一片新领域、一种新风格或者一套新理论。